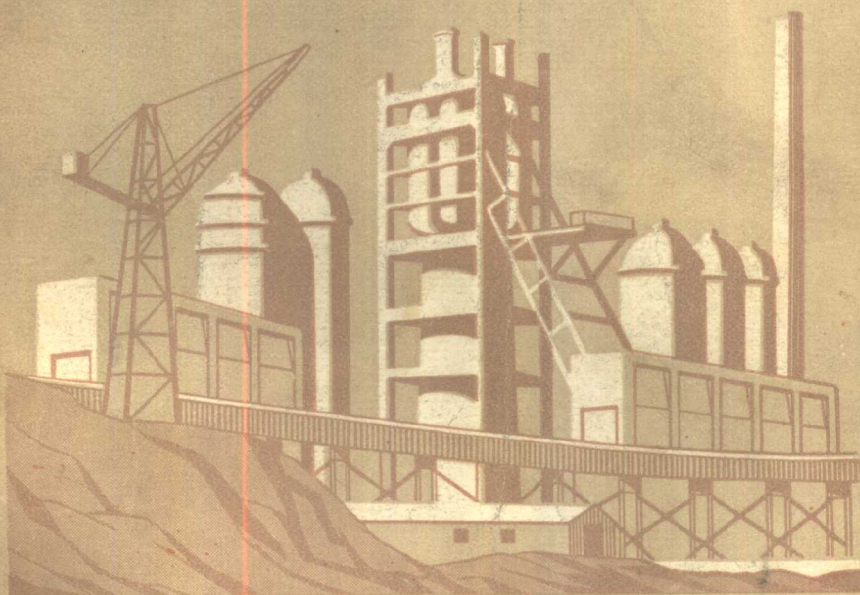


爱倫堡著

第二天



新文藝出版社



第二天

〔蘇〕愛倫堡著

鄒用九 裘因譯

新文藝出版社

• 1957 •



Илья Эренбург

ДЕНЬ ВТОРОЙ

根据 Илья Эренбург, Сочинения том 4.

Гослитиздат, Москва 1953 年版本译出

第 二 天

〔蘇〕愛倫堡著

鄒用九 裘因譯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号 1412

开本 787×1092 1/27 印張 9 19/27 字數 193,000

1957年7月第1版

1957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5,000 定價(6) 0.80 元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描写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工业建设的中篇小说。当时苏联经过内战后物质条件比较差,但是工人们并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,还是充满乐观精神,顽强地工作着,建起了一座座巨大的熔铁爐。

在紧张的建设高潮中许多人成长起来了。如柯里亞·尔扎諾夫原是个糊涂虫,到工地后,集体教育培养了他,也改造了他,使他很快成了一个先进生产者。書中也揭露了一些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者。他们经不起考驗成了逃兵,甚至干起破坏建设的勾当。但他们终究是少数,阻挡不了苏联人民前进的步伐。

第二天

1

人們有悲觀絕望的心情，但也有毅力，因此他們忍受得住。動物却支撐不住。馬陷到稀爛的粘泥里，艱難地呼吸着。它們滿身淌着臭汗，一個個都倒了下去。工長斯克沃尔佐夫帶來了一匹獵狗。獵狗老是枉費心機地嗅着泥土。每天夜里，由於飢餓和孤獨，它就要狂叫。它躺在工棚旁邊，沒精打采地打了幾個呵欠，接着就叫了起來。人們並沒有惊醒：他們睡得象一些虔誠的教徒和石頭一樣。獵狗不久就死了。老鼠想找个安身的地方，它們也不能忍受這嚴酷的生活！只有那些蟲子沒有背叛人們。它們伴着人們走到那閃爍着烏黑煤層的地下。它們跟着人們一道走進原始森林。

查哈尔·西尔金坐在路當中。同鄉們把這人叫做哈拉布魯依。他過去是維涅夫斯克縣的一個富農，現在是這兒的移民，也是耐火磚車間的建築工人。他光着身子坐着，狠命地揉着那件破爛不堪的襯衣，想盡力消滅那些數不盡的敵人。他對瓦夏說：“這些公民一出現，你簡直逃不開它們！”但是瓦夏並沒有理會他，只是喪氣地搔着痒。

在布尔什維克鋼報紙編輯部里，肖里曼正在忙着結束一篇關於消毒的文章：“第二十八號工棚里臭蟲成堆，什麼時候我們才能消除這種不文明的現象呢？”第二十八號工棚里的情形跟其他工棚里一樣，人們把鋪墊里的干草扔了出去，自己就鑽到這些條紋布的袋子裡。每個人的腰部都搔得發紅。

但是，人們不是動物：他們善于不聲不響地生活。白天他們挖

泥土或是砌磚頭，夜里就睡覺。

當人們剛到這兒來時，這一帶還是一片空曠的荒野。別松諾沃克村的獨眼阿爾青在這里放牛。他坐在樹樁上，又象在唱歌，又象在叫喊：“哎——哎——哎！”他那刺耳的嗓音淒厲地划破了這草原的寂靜。有時，醫院的助理醫生茲洛賓從庫茲涅茨克上這兒來。他是來這兒采集做浸劑用的草藥的。老遠一看見阿爾青，他總要懶洋洋地問一聲：“放牛嗎？”阿爾青也懶洋洋地回答：“可不是！”助理醫生把阿爾青從樹樁上趕了下來，接着就給他談起教會啟示錄的奧秘：這位助理醫生有他自己的愛好——他喜歡那種難懂的東西。他談着野獸的數目。阿爾青一邊听着，一邊將信將疑地打着呵欠。

· 旁邊有一座城市——庫茲涅茨克。在城市的上空還看得出城堡上的教堂的白色殘迹。當游擊隊員羅果夫拿下庫茲涅茨克時，他燒毀了教堂，帶走了神父。窮苦的人們就在這殘存的廢墟旁耽了下來。這兒可以看到托姆河①與庫茲涅茨克居民的歪斜房屋所構成的奇妙景色；但是，這兒的空氣却很沉悶。

有時，在晴朗的日子，便能看見那些淡藍色的群山。那兒住着肖列茨人②。誰也不知道這些人是怎樣生活的。他們常常離開自己的山村到原始森林里去獵熊、打水獺和松鼠。巫師敲着大鼓，用一種難懂的語言跟鬼怪談着話。鬼怪們喜歡肉和毛皮。獵人唱着歌：“鳥呀，鳥呀！你可別啄我的死眼睛！”肖列茨女人露出長而下垂的乳房在給五歲的小孩喂奶。小孩象只小熊樣的呼味着。

當人們把各種機器開到這兒來的時候，肖列茨人個個都惶恐不安起來。機器在草原里奔馳着，吼叫着。新來的人們開始砍伐森林。這時，肖列茨人都跑開了。他們從這個山村傳到那個山村：

① 托姆河，在西伯利亞，是鄂畢河的右岸支流。

② 肖列茨人是蘇聯阿爾泰北部土耳其語系的少數民族。

“哥薩克來了！”他們把俄羅斯人稱做“哥薩克”。巫師、小孩以及熊和水獺，都象躲避森林裡發生的大火似的跑掉了。八月裡，原始森林裡常常起火，巫師說，這是鬼怪在發怒。

人們從全國各地來到這兒。這是我們國家最艱難的一年。莫斯科缺乏紙張。人們把烟卷紙和包裝紙都拿來用了。在許多老糧食店裡，連百多年前的老賬本也拖了出來。人們盡量把字寫得小小的，為的是要節省一小塊白紙。紙張要用来制設計圖、造預算書、畫表格。變得不灵活的翁德爾牌打字機噠噠地响着。印刷機的軸象發狂的河馬那樣轉動着。在各種座談會上，人們被一些數字弄得口乾舌燥，頭暈眼花。編輯部的人員個個都患了心臟病。會計師和登記員們開始嚼着糖喝茶；在蒙朧欲睡的時候，他們夢想着松軟麵包。

全國各地的火車頭都快受不了了。從它們的胸部發出一陣陣苦惱的汽笛聲：它們無論如何也趕不上人們。一夜工夫，火車站月台上的貨物包、藤籃和小包裹就象童話裡的小山一樣突然增高了許多。安閑的生活已經結束了。人們奔忙着，再也沒有什麼東西能阻擋他們了。在一些包裹之間，嬰兒在哭叫着，老人們用鏽鐵罐喝着湯。這兒有烏克蘭人和韃靼人，別爾米亞人和卡露茨人，布略特人，契列米亞人，卡查赫人；有從尤卓夫卡來的礦工和高洛姆來的車工，有共青團員，有梁贊來的絡腮胡須的築路工；有從維斯特法利亞或西里濟亞來的失業礦工，有被剝奪財產、判處強迫勞動的蘇哈列夫卡^①的投機商和盜用公款的罪犯，有熱心工作的人，有騙子，有教徒。所有這些人只管一股勁地往前跑。他們並不知道要跑到哪兒去。不過大家都向東方移動，這一點莫斯科是知道的。

在烏克蘭的市場上，招募的人在走來走去：他們在募集工人。

① 蘇哈列夫卡是莫斯科的一個市場。

北方偏僻乡村里的人一打听到在庫茲涅茨克人們能領到靴，都着急起来了。卡查赫斯坦那些被剥夺了财产的大牧主們，把牛羊都宰杀了。卡查赫人一个个都忧郁地咬着牙齿：他們不知道怎样生活下去。他們从来没有见过工厂和铁路。他們只听说，在北边有的地方人們还吃得上一些东西，还能说说笑笑。于是他們就撩起長衫的衣襟，踏上了路程。女人們把孩子背在身上。精疲力竭的駱駝吐着口沫。不久，卡查赫人看見一个鉄怪物在噴气，他們都吓呆了。他們滿怀着又兴奋又害怕的心情来到了建筑工地。他們被領到工人管理处主任那間工棚里去。他們沒有走进工棚，只盤着細腿坐在地上。

这个工地上一共有二十二万人。人們日以繼夜地在修搭着工棚，但工棚仍然不够。全家大小都睡在一張小床上。他們在床的四周挂起破破爛爛的布片，希望在夜里避一下旁人的眼睛。这样一来，工棚就有些象浩浩蕩蕩的扎营地了。

不論誰，一来到工地，就得馬上开始挖土窖。他匆匆忙忙地干着，因为西伯利亞的严冬快到了。他知道，羊皮和信心在严冬面前是无能为力的。大地上布满了无数的小土窖。

人們就象生活在战时一样。他們在爆炸石头，采伐森林，站在深及腰部的冰水中加固堤壩。每天早晨，报纸报导一些胜利和計划未完成的消息，熔鉄爐开动和发现新矿层，地下隧道和摩根公司出品的起重机威力的消息。人們瞧着那座輕巧地吊起巨大鋼块的起重机，就知道胜利有了保証。他們鑽进自己的土窖。小小的爐子冒着烟。冬天临近了，严寒冻出了人們的眼泪。大胡子的西伯利亞人——这些生平不知道流泪的紅色游擊隊員和旧教徒們都哭起来了。在冻得发抖的时候，波爾塔瓦①的幻想家們就回忆起櫻

① 波爾塔瓦——烏克蘭中部一地名。

桃園和神話般的朦朧的南方。每當明朗的夜晚，天上的星星那么多，仿佛那儿也落下了一层厚厚的雪。不过，天空却很遙遠。人們忙着堆砌耐火磚。他們天天都在創造新紀錄。手脚冻坏了以后，他們就靜靜地躺在醫院里。

“干嗎你上这儿来？”——瓦夏·斯莫林怒冲冲地問生着一头棕发的雅斯特列布佐夫。这人冷笑一声答道：“好象你还不知道的。我就是来領工作服的，一領到就溜之大吉！”这时，瓦夏·斯莫林恨恨地吐了一口唾沫，走到一旁去了。他高声地說道：“混蛋！我們在大規模建設，可是他們这些人却来享受！”

常常有些貪圖私利的人到工地上来。他們領到氈靴和衣服后就轉到另一个工地上去了。他們隨身帶走了公家的被子，把人与人之間的信用看得一錢不值。他們還打算蔑視全世界。但是瓦夏却瞧不起这伙人。他自己放弃了任何獎賞，因为他是在进行偉大的建設。

筑路工队打破了紀錄。大家都祝賀他們。在台上坐着工地主任、支部書記和手提大照象机的攝影師。攝影師老是嘮叨着：“光綫太糟！”号手們鼓起了腮巴，不停地吹奏着国际歌。安吉普·索罗金走上了台。这是一个老筑路工，是烏拉基米尔人。他一生都在那些庄严而寂靜的城市里修筑馬路。当布尔什維克想要在西伯利亞的沼澤地帶修筑道路的时候，他就气喘喘地到西伯利亞来了。他走上台，詭譎地眯起眼睛：当他有什么东西弄不明白的时候，他总爱这样詭譎地眯起眼睛的。主席照名單宣讀了：“安吉普·索罗金同志”。奏起了乐曲，有人給了安吉普一本書；这时，这位筑路工人哭起来了：他受不了这种乐声悠揚、光明燦爛的幸福气氛。他沒法讀完这本厚書，因为他只能照音节一点一点地念。但是，他听見年輕人在說：“我們在进行偉大的建設。”他总是会意地点头。后来他記起了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缺少一双氈靴；別特魯肖夫却得到

一只手风琴，手风琴拿到市場去倒很容易卖掉，这可不是書。他用袖筒揩干了潤湿的眼睛，又那样詭譎地微笑起来。

华丽亞·季莫肖娃去年刚从师范学校毕业。她在工地上当教員，只有十九岁，很爱看翻譯小說。她以为自己象克萊曼的英格堡①。她本来也可以这样一往情深地去恋爱，但是没有時間……华丽亞甚至連幻想都没有時間。小說也只有在暑假里才能看。她在厂內附設学校教書。每天都有十堂或十一堂課，总是深夜才从学校里回家。到她居住的上村，得走上一个多鐘头。既沒有人行道，也沒有路灯。华丽亞在泥濘里跋涉着。有时泥水淹到膝盖，华丽亞气得罵了起来。她一点也不象英格堡。她是个短鼻子、黄头发的姑娘，長着一双粗壯的腿肚和一颗善良的心。一回到家，她便象死人一样地倒在床上。但忽而又爬了起来，拿起小本子，記下自己的心意。她写道：“应该給学生們講清楚胞子和种子之間的区别。契尔諾夫真是个大坏蛋！我們这儿已經宣布，从二十一日起开始社会主义竞赛。生活是多么美好，我是多么幸福呀！”

那些貪图私利的人上这儿来是想搞一件工作服。附近集体农庄的农民是想来“掙些錢买条牛”。瓦夏·斯莫林的同志、共青团員们都来了：他們是来参加建設的。有些人是迫于飢餓而来，有些人是由于信念的驅使。

在空地上盖起了工厂，在工厂周围兴起了城市，就象从前在人民所崇敬的教堂四周兴起了許多城市一样。

从外国来了一些專家。他們生活在这儿，就象是在北极或是撒哈拉大沙漠②地带一样。他們对一切事物都表示惊奇：人們的热情，路上的坑坑窪窪，严寒。他們是和俄罗斯人分开居住的，他們有自己的房屋、小飯堂，也有自己的信念。他們相信美元，所以

① 克萊曼，德国作家。英格堡是他作品中的一个女主角。

② 撒哈拉大沙漠，位于非洲之西北部。

付給他們的工資也是美元。

美国人趾高气揚地戴着寬边帽，活象銀幕上北美洲的牧人。他們覺得这儿就是阿拉斯加^①，正在寻找金子。他們放肆地拍拍俄罗斯工程师的肩膀，向共青团員們微笑。晚上，他們打开了留声机，就跳起舞来。

英国人过着單調无味而又神秘莫解的生活。他們从不責难什么东西，对什么事都不感兴趣。他們早上吃牛奶小麦粥。晚上，他們喝着加矿泉水的伏特加酒。他們互相談論着幼稚的奇聞軼事。常常放声大笑。这时，他們的臉色仍然是不愉快的，笑声听起来很可怕。

德国人把一家大小都帶來了。他們积儲着錢，罵着女傭人。不論在什么場合，他們都要对俄罗斯人說，在他們美好的德意志既沒有蟲子、瘟疫，也沒有曠工現象。他們还想补充一句，說是在他們美好的德意志也沒有革命。但是他們很珍視这优厚的职位，所以当乐队奏起国际歌时，他們都不約而同地很快就站了起来。

意大利人搭起了講台。他們常唱情歌，給国内朋友們写一些錯字百出的長信，还附上一些長詩。晚上，他們就追逐着姑娘們，他們企图用狂热的感情和專家配售商店卖的蜜餞水果来撩惹她們。

所有的外国人都說：要修建这样的工厂几个月是不行的，起碼要好几年。莫斯科却說：工厂建成日期不能以年計算，而应当以月来計算。每天早晨，外国人都惊奇地皺着眉头：工厂在成長着。

在伤寒病院里，許多建筑工人害斑疹伤寒死了。在夢囈里他們还想往前赶呢！死者原来的位置由許多新手来接替。

一天，脚手架倒塌了。工程师弗罗洛夫正在和二十个建筑工

① 阿拉斯加位于美国北部，該地盛产金矿。

人討論工程期限的問題。跳板支持不住，這些人都落到擦機器用的破布堆里給悶死了。大家很隆重地安葬了他們。每天都有長長的列車從西方疾馳過來。人們在那間稱為“車站”的小亭子旁下了車。狂風在夏天揚起灰塵，在冬天卷着雪花。人們難過地眯着眼睛，穿過曠野荒地，向那喧騰的工地走去。

這樣，第一號熔鐵爐在四月四日就開工生產了。天空染成了橘黃色，空氣中充滿了碎裂聲和煤煙氣味。簡短的特急電報沿着電綫傳過去：“莫斯科。克里姆林宮。第一爐出鐵六十四噸。熔鐵由鑄鐵機連續取出。質地良好。燧石含量為百分之四。各種機件及熔鐵爐的工作狀況完全正常。”

2

在工地主任把第一號熔鐵爐開工生產的特急電報發出的那天，人們都在慶祝勝利。在工程技術人員俱樂部里，幸福得發狂的專家們在談話，一面喝着麥茶，吃着“普希金”牌的餅干。在人們戲稱為“旅順口酒店”的西道爾丘克底士窩里也是一片喧鬧，因為西道爾丘克是賣私酒的。有人爬到西道爾丘克的睡意蒙眬的老婆身旁去；有人喝得酩酊大醉，在大吵大鬧。在共青團俱樂部里，瓦夏·斯莫林在做報告：“第一個堡壘已被攻下。”報告後進行集體遊戲。瑪娘尖叫着：“別碰我！我怕痒……”斯莫林跟薇拉上外面去了。夜里十分寒冷，薇拉哆嗦了一下。瓦夏說：“薇拉，歷史就是這樣創造的……”薇拉沒有回答，只輕輕地摸了一下他的手。在外賓食堂里，斜眼的史密斯喝着啤酒，大聲喊道，他跟哈因茨打賭打贏了。因為他說過，熔鐵爐准能按期開工生產。總之，這一天所有的人都很激動。

柯里亞·爾扎諾夫微笑着。在他臉上，除了滿堆笑容以外，什

么也分辨不出来。不过，在这一天，二十二万个建筑工人都在微笑。摩根公司出品的起重机和吉尔吉斯女人的五颜六色的头巾也在微笑。四月的天空也在微笑——这样的天空预兆着倾盆大雨、绿草如茵、西伯利亚夏天的一片喧闹的景象。在这一天，你可能认不出尔扎诺夫，把他跟费道罗夫或是跟契波列夫斯基弄混起来。他的双颊和眼睛全都沉浸在微笑里了。但是，柯里亚·尔扎诺夫有着自己独特的脸相。尽管他很年轻，可是他也有他自己的一段生活。

柯里亚的父亲曾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（当时称为叶卡捷林堡）的上伊瑟特工厂作工。柯里亚还记得，父亲很爱喝酒。当同志们上家里来的时候，父亲总爱跟他们争论问题。母亲担忧地说：“他们又钉上啦……”父亲被白匪军枪杀了……。母亲忍住眼泪悄声地说：“轻点！柯里亚，他们会听见的……”柯里亚在小池旁看见一个军官。军官笑着在吃糖果。柯里亚立刻想到，就是这个大胡子杀死了他父亲。这时，他已经能象大人那样骂人了。他走到军官面前大声叫道：“坏蛋！”军官没有打他，也没有生气。他还是那样笑着，并且给了小孩一块糖。柯里亚把糖捏在手里，撒腿便跑。过一会他停了下来，茫然地看了一下那块糖。糖果纸很好看。他知道，应该把这块糖扔掉，但是他屈服在这块糖的诱惑力下面了：他把糖塞进嘴里，吮了很久。他脸上流露出来的不是幸福，而是惊慌的神色。夜里，母亲被他突然的哭声吓着了。母亲以为他在想念父亲，就轻声地说：“也许死了比这样活着还要好些……”但是，柯里亚并没有想念父亲。他恨死了自己。他用玫瑰色的小拳头打着自己。那天夜里，他明白了生活并不那么容易。那时他还只七岁。

他成长得很快，但性格很不正常，有时走极端，有时垂头丧气。他母亲是个教徒，在屋角里挂着一张神象。柯里亚是少先队员，他把神象取了下来。他想试着去给母亲解释，这一切都是假的。基

督是因为人們在春天里要播种,所以复活了。鯨魚的喉嚨很小,所以它怎么也吞不下伊洪①。他这样劝說了半天。母亲哭了。这时,柯里亞也慌了。他說:“你可以再把神象挂起来。可是鯨魚的事却是事实。”

他在厂內附設学校里学习。所有的課程中,他最喜欢軍事課和語文。他上操,打靶,用心熟讀战略原則。他知道沒有比打胜仗更高兴的事情。在語文課上,他不爱听那些枯燥无味的句法。但是,却入迷地听着普希金的詩。他甚至能背誦露斯蘭的头兩段詩呢。黑板报上批評他破坏紀律。他直認不諱地說:“对呀!”当星期六义务劳动数牲口时,他工作得比誰都多。他发现,幸福是在劳动中获得的。但是,他有一颗火热的心,他觉得劳动很乏味。上代数課时,他看杰克·倫敦的小說。在工厂实习的时候,他发起玩各种游戏。后来,他毕业了,被分配到日用品生产車間去工作。他把平底鍋从压力机下取出来,感到很厌烦。

有一次,在工厂俱乐部里放映了一部影片:“永世的罪惡”。这是一部旧美国影片,印有俄文字幕。字幕上这样解释:一个沒有心腸的主人,为着寻欢作乐,竟要糟蹋一个孤零零的女办事員。柯里亞貪婪地看着那个裸肩的漂亮女人,看着那个喝着甜酒的年輕无賴汉,看着汽車竞赛。很难猜测:那个父亲是否能赶上約翰?汽車飞驰得这样快,以致使人感到头昏眼花。

从这天晚上以后,柯里亞經常到食品工会俱乐部里来。人們在这儿跳着波尔卡舞和华尔茲舞。柯里亞在跟姑娘們跳舞时,害羞地微笑着。他觉得自己比誰都跳得糟,姑娘們都在笑他。他心里有些发慌。他常常問自己:共青团員是不是應該跳舞?他不知道他應該怎样生活。周圍的人們日日夜夜地在劳动着。他們不善

① 伊洪是犹太的先知,曾被海怪吞食,三日後吐出死而復生。

于去寻欢作乐。要寻找不能公然进行的玩乐，必须具备一套本领。柯里亞碰到了一位老师——这就是索托夫。索托夫算是个共青团員，但是他成天只跟姑娘們玩玩鬧鬧，要不就是打紙牌。

索托夫問柯里亞：“你跟女孩子們常上哪儿去？”柯里亞臉漲得緋紅，想撒个謊：“上小树叢里。”但是他不会撒謊……他告訴索托夫，說他長了这么大还没有接触过女人。索托夫笑了很久。从他那大嘴巴里噴出許多唾沫，那双綠眼睛也乐得眼花缭乱了。

过了几天，索托夫对柯里亞說：“今天上巴甫利克那儿来吧！”然后，停了一会，又意味深長地說：“那儿挺快乐呢！”柯里亞明白了，他感到很激动。他久久地想用刷子把額发弄平，可是額发却十分頑固。

巴甫利克那儿真是个狂飲作乐的地方。柯里亞喝了三杯，就已醉意蒙眬。索托夫抱住包裝組的阿妮亞。柯里亞坐攏去，想听听这对情人在說些什么。粗魯而可笑的索托夫用一种不习惯的声調在跟阿妮亞說話。他談着自己的感受，他說阿妮亞長着“一对热情的眼睛”，他說現在恋爱自由啦，“已經不象托尔斯泰小說里說的那樣了”。他一面說着，一面讓阿妮亞喝酒。他把酒杯遞过去时，总是說：“为了最大的幸福，喝一小杯……”阿妮亞喝醉了，莫名其妙地哈哈大笑。她从索托夫身旁走不了一会儿，索托夫沒有忘記自己监护人的身份，認真地向柯里亞說：“喂，柯里亞，別錯過机会！瞧，瑪露霞正沒事呢！灌得差不多了，就上小树叢里去。她会掙扎的，这没关系：她們总是这样的，其实过后她們自己可高兴呢……”

柯里亞順从地执行了他的指示。他給瑪露霞斟了一大杯。当瑪露霞說她有些头晕时，他就殷勤地請她到外面去換換新鮮空气，讓精神爽快一点。他并不喜欢瑪露霞：她長着一对牛样的眼睛，笑起来样子也很蠢。当他俯身下去想吻她的嘴唇时，聞到一股香水味道。这种味道使他想作嘔。他不知为什么說道：“共青团員不应

洒香水。”瑪露霞惊惶地笑着回答说：“这不是香水，这是花露水，而且是很不好的……”

在小树丛里，柯里亞想，应该象索托夫那样跟瑪露霞倾诉一下自己的情意……但是他没什么话可说；而且当他知道这些话是要故意想出来时，他感到很无聊，就象在学校里上德文课那样。突然，他把这女孩子扳倒在潮湿的草地上，这不但出乎她的意外，也出乎他自己的意外。瑪露霞叫了起来：“放手！”柯里亞负咎地蜷缩着身子，“我是开玩笑的。不过，我们该回家去了。这儿太潮湿，你会着凉的。”

后来，当他回忆起这一夜的情景时，他就象牙痛突然发作似的皱起眉头。他开始回避索托夫。他再也不去参加那种狂饮作乐的晚会。跳舞会也不参加了。他懂得了，在银幕上看来是那么愉快和富有吸引力的生活，也还是象代数公式那样无味。

现在，他工作得很不错。晚上常去开会。他看了许多书。但他内心里对一切事物都很冷淡：对于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也好，对于诗歌也好。他那双淡色木樨草似的眼睛，忧伤而疏远地看着世界。这双眼睛对什么也不感兴趣。这是一双瞎子的眼睛。

薩洛夫对他说：“知道吗，我参加了速成学习班。虽然得每天夜里都要学习，可是四年以后，我就是个工程师了。”柯里亞惊奇地看了薩洛夫一眼。为什么要这样使劲，耍滑头，往上爬？柯里亞沉默地听着薩洛夫有声有色地谈着自己的未来。薩洛夫希望别人分享一下他的幸福，他说：“为什么你不加劲干呢？一个夏天就能够准备好的……”柯里亞冷淡地答道：“不是所有的人都得当工程师，工人也需要呀！”在他的声音里既没有羡慕，也没有受辱的感觉。但在晚上，他扔下了蕭洛霍夫的小说，禁不住打了个呵欠，想道：“薩洛夫倒走运，可是我呢？……不行，我已经晚了……”柯里亞得出了结论：他是个倒霉的人。这种思想反而使他得了些安慰。